

击缶歌

胡竹峰

天气晴正，不冷不热，树叶浓密，揉碎阳光，一点一点细细洒下，微风吹过，地上若有流金。鼻底有炒货的味道，板栗、花生、瓜子炒熟的清香交融在一起。老房子残损如旧画，青砖白墙绿苔又似乎是梦。黑白色的梦，斑斑驳驳，一个又一个片段，不成记忆。

“二十余年如一梦，此身虽在堪惊。”三十余年如一梦，四十余年如一梦，八十余年如一梦。张恨水有小说《八十一梦》，借梦写世事，多年前在乡下读过。多年前读过的还有《红楼梦》《青楼梦》《玉楼梦》，一梦复一梦，绮楼重梦，虚虚实实。人生如梦，白日梦，黄粱梦。文学更是白日梦、黄粱梦，要的是叶底藏珠，朝露之珠。人生如梦亦如戏，戏是对酒当歌，也是春秋大梦。

小心翼翼嗑着南瓜子，听戏。演的是三国故事。锣鼓叮咚，墨玉碎作金石之声，阳光从云层冲决而出，依稀河山郁闷。听着听着，恍惚间成了舞台上一人，是老生，九州皆在眼下，侯门深如海。长亭外，草木深深。想起陈与义《临江仙》：

忆昔午桥桥上饮，坐中多是豪英。长沟流月去无声。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。

二十余年如一梦，此身虽在堪惊。闲登小阁看新晴。古今多少事，渔唱起三更。

“古今多少事，渔唱起三更。”戏曲也是三更渔唱，得农闲之香。瓜子、板栗、花生炒熟的气息，磨粉、蒸糕、点豆腐的气息是农闲之香。深植于日常烟火人生的，不过一边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边吹拉弹唱诗书画。

阅世一深，感悟也多了，风动窗竹的少年光景心心念念，挥之不去。越来越惦记野泉深涧、芒花山风的时光。记得一枚闲章印文，真是绝妙好辞：

我是个村郎，只合守篷窗、茅屋、梅花帐。

岁月倥偬，篷窗、茅屋、梅花帐像云彩一样飘逝而去，好在戏里有采采流水，有蓬蓬远春，有大道多崎，有平淡如水。旧时王谢堂前的燕子，停驻在寻常人家的房梁，怀揣依恋，藏着心绪，萦回传奇。

少年心性跳脱，喜欢那一幕幕跌宕一幕幕起伏。现今慢慢体会出戏如人生，别有洞天。管弦丝竹锣鼓，张灯结彩，暖暖的，最热闹最怀旧。戏之美，从来享受。时代变了，然芳草多绿，芳草多愁，心扉一遍遍洒下旧戏词，也算是清福。

旧古典的气韵与笔墨纸砚的清香渐渐稀薄，乡野间零零碎碎的片言只语，一不留心被风吹散了，幸有戏台陈年岁月的传奇慰藉。人间万事消磨了还有个寄托，无忧无喜。

戏之色、戏之音，是古中国霜笼月罩的山水气韵。在遥远的旷野、陌生的街道、苍旧的戏楼中一次次走进戏之美。

听戏归来，满天星斗，《鸿门宴》

《苏武牧羊》《文姬归汉》《水淹七军》《薛仁贵征东》《薛刚反唐》《杨家将》，一曲曲传奇是往昔的注脚、旧日的底色。月落乌啼时分有些寂寥，风雨如晦或者天朗气清，枯坐鸡声茅店，又或者得享华衣玉食。阶前冷霜满天，人生已处秋景，忽有所悟，心中一怔，生出戏里的况味，生出戏里的气韵。一时解脱又爽然若失。

山风徐徐吹过耳畔，夜色笼罩大地，时光抹去所有悲欣恩仇。山河入梦，古事入梦。我等匆匆过客，岸边此生此世此情此景亦不过被命运之线牵扯而出，或者木然或者欣然。人生如梦，人生也如戏。

《击缶歌》之缶，指的是瓦器，古人用来盛酒浆。《说文解字》上说秦人以缶为乐器，“鼓之以节歌”。古代民间多好叩盆拊缶，相和而歌，怡然自适。农人春耕夏种，秋收冬藏，息于缶之乐。一剑长歌坐榕荫，三杯击缶生豪气。

遥想当年，一些身着兽皮的先民，围坐篝火堆，一边断削树枝竹竿，一边唱着《弹歌》：“断竹，续竹，飞土，逐宍。断竹，续竹，飞土，逐宍。”

太阳在山与山之间来来往往，从东头到西头。一众先民也在林下来来往往，弯弓搭箭走进山林。归来后，卸下刚捕杀的野物，不顾一身腥气，重新燃起将熄未熄的篝火，切开那野物投入火堆，不多时，香气四溢。老老少少越发意气风发，再一次齐声高唱《弹歌》。

最初的戏词在部落之间回荡，族人们一次次尽欢而散。时间往下，胡笳长笛伴随着击缶之歌在历史上空经久不息。

岁月码头上，权谋崇峻，兵法险诈，粉墨深厚，黑箱内幕一场场。击缶之歌，到底太柔太轻，常常被金戈铁马淹没了，慢慢离我们越来越远，时间遥远，空间也远。但好在击缶之歌不绝，在兵马退去后，一次又一次响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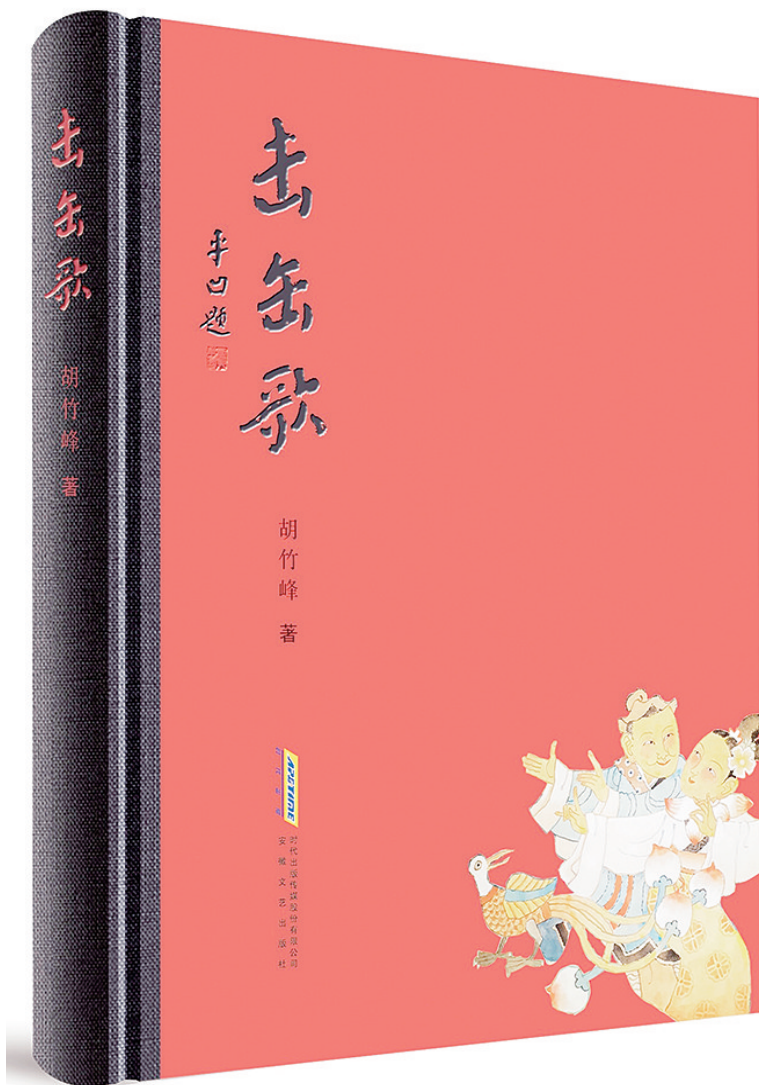
吴昌硕的画，有这样的题识：“有花复酌酒，聊胜饥看天。扣缶歌呜呜，一醉倚壁眠。酒醒起画图，图成自家看。闭门空相对，空堂如深山。”

贫寒岁月里，扣缶歌呜呜。自得酒意自得醉意，宣纸上百花盛开、林木妖娆、瓜果飘香。一回回听戏的时候，心境也近似吴昌硕。恍惚里，辽远而深邃的击缶之歌一下子可望可即可触可摸。礼乐盛世的风景，跃然眼前：

五更三点望晓星，文武百官上朝廷。东华龙门文官走，西华龙门武将行。文官执笔安天下，武将上马定乾坤……

这是纯洁浩荡的清平世界，也是幽深凉意的清风明月与美轮美奂的古代中国。

戏文如水。多少回，夜幕垂下，多少回，街巷假寐，只有远山薄雾如细水长流，咿咿呀呀的唱腔在夜空



一部戏曲文，一卷民俗画。谈黄梅戏、梆子、傩、二夹弦、花鼓戏等近二十种戏曲之美。以戏来描叙社会文化、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，也为欣赏戏曲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美学参考。

《击缶歌》，胡竹峰著，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版。

地方戏中有风土。《诗经》十五国风，地上土，人间风。自然之声、市井口音便是风。《诗经》远了，地方戏也渐渐远了，胡竹峰是追风人，《击缶歌》这一册书是追风记。用文字铭刻声音，测度声音中的一派山河、一方社火，宛有风致。

——李敬泽

里明灭幽暗透亮，像是风雨苍黄的旧日河山。

春暖花开，那戏听来是一枝牵引着春风的梅花。

夏天的时候，戏词仿佛一枚沾着阳光和露水的枇杷。

秋风起，稻谷黄，坚实朴素的男欢女爱越发丰腴肥实。

冬日看戏，一折折曲子仿佛剥开的橘瓣，又甜又香。

世人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，其实人生漫长荒凉，不全是这样。戏里时光一瞬而已，现实的一辈子好几十年甚至百来年。那些爱恨情仇是非成败淹没在时间的茫茫烟水里，成了戏文成了传奇成了梦忆。

读一部书，看一台戏，可喜处欣然忘忧，即便无味也不会嫌憎，取其一时快意就好。古人感慨：“堪嗟击缶千秋壮，莫道挥毫两鬓星。”清人孙枝蔚赠友诗云：“书空耻咄咄，击缶歌呜呜。不为今离别，焉知昨欢娱？”都有很好的意思。一阕《清平乐》，一曲击缶歌。正是篱下瓜田的本色，其或庶几近之，亦是本怀也。

这是一本意外之书，也是一本偶然之书。人生有很多意外很多偶然，忧喜参半。人生太平淡，在戏里摆脱无聊；人生太曲折，在戏里寻找共鸣。

戏剧是绚丽的灿烂的，如松间明月、石上清泉，近于天籁。粉墨与戏服是往昔的故事往昔的颜色了，手工艺的黄昏也或者是手工艺的黎明。夕阳与晨光照耀大地，又新鲜又悲壮，人间透亮。

白居易作诗力求明白，常念给乡下老妇听，人不懂就改。然翻阅《白氏长庆集》，终有诸多难解之处，戏文却常常让乡民落泪，替古人担忧。戏里有民间礼赞。至于胡竹峰的文章写得如何，好还是不好，实在无关宏旨吧。借用郑板桥的话：“有些好处，大家看看。如无好处，糊窗糊壁、覆瓿覆盎而已。”有幸得到多位剧种传承人与从业者的帮助，他们像是敦煌壁画的创作者，让我获益良多。

我并没有太多的戏曲知识，本书所写不过一己之言一己之感。